

SLEEPLESS ERA

失眠时代

谭成健◎著



难以忘怀的，大抵值得珍藏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SLEEPLESS ERA

失眠时代

谭成健◎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眠时代 / 谭成健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33-0645-4

I. ①失…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8342 号

失眠时代

谭成健 著

责任编辑: 东 洋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青衣书装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一版 201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645-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 CONTENTS

消逝的卧女峰(代序)	001
一 黄师傅领回个傻女子	006
二 “妨媳妇”的薛师傅	021
三 痴妮子赖着不走了	037
四 难得的一副好嗓子	047
五 会战结束之后	058
六 人人都得打“预防针”	066
七 夜空升起信号弹	076
八 整治“害群之马”	089
九 老班长张玉正	107
十 尚欣的口头禅：你明白吗？	115
十一 难割舍的“干打垒”情结	126
十二 痴妮子的失踪	140
十三 小蔡与灵芝的恋爱	152

十四 时柱子夺回了灵芝	160
十五 痴妮子变了	175
十六 三个女人的“突然袭击”	184
十七 薛师傅又一次“闪婚”	193
十八 新娘子的不幸家事	210
十九 “围观配种”风波	216
二十 奇异的“无名发烧”	226
二十一 抓住一个蹲女厕的男人	240
二十二 热闹不过澡塘子	246
二十三 电焊工从空中坠落	252
二十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57
二十五 尚欣难得明白的苦痛	264
二十六 隆重的奠基仪式	274

消逝的卧女峰(代序)

不晴不晦的一个下午,我坐在东山峰顶冥想。

一只苍鹰伴着我,在空中静静地盘旋。

盆地越看越像一个边沿残缺的盆儿,里面装着些菜蔬,那是谷壑、树林、村落和工棚,它们在茫茫的雾气中没了样子。

一声令下,千万人组成的建设大军进驻这里,铲平山谷,拓展道路,挖掘地基,他们要在这里建造一座铁厂。

这一切,已经被描述为关系到一场生死存亡的雄韬大略与宏伟壮举。

选中这儿,说是因为这里“靠山、分散、隐蔽”。而在我的心目中,这片土地充满了另一番诱惑,几千年来,“女娲补天”的传说在这里流传,“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许多文字证实,这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正是当年女娲补天的所在地!为此,太行山还有另外的名字——“女娲山”、“皇母山”。

解读“女娲补天”,让人多生疑惑。苍天本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气,为什么女娲要炼石补天?在我们的先祖心目中,苍天怎么是石头构成的呢?

因为陨石雨!

各种颜色的陨石从天而降,才让我们的先祖认定天是由石头组成的,才会产生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传说中的天崩地裂、洪水泛滥和野兽狂奔,也正是大块陨石撞击大地而形成的自然景象。

有科学家认为,四川盆地、白洋淀就是巨大的彗星或者行星撞击地球

的结果。

我眼下的这个盆地会不会是陨石给大地身上留下的一块印记呢？由此，这一片广袤的大地，也就成为女娲补天优美神话的摇篮！

我听说，在过去的几年间，这一带供奉各种神灵的庙宇全被红卫兵无情地捣毁，而唯有那座依山而建、雕梁画栋具有千年历史的雄伟的娲皇宫却安然无恙，毫发未伤，至今仍有许多善男信女悄悄地前去供奉和参拜。它得到了一种超出神灵力量的佑护，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在华夏大地上尚属罕见。

头顶的那只雄鹰不知栖息在哪里了，我也该下山了。太阳已经偏西，我需在天黑之前赶回驻地。

我踏着分水岭翻越几重山，水土流失，植被缺损，山石裸露而峥嵘，褶皱纷乱而无序。而脚下这一座山，整个山体高度风化，折叠如纸，细碎如沙，缝隙里生出些稀稀拉拉的细草，像插进去似的。

突然间，西南缓坡上的一堆石头，捉住了我的眼球。

我走过去，发现这堆石头由大大小小的十来块青石集在一起，肯定是人有意堆积而成。这个山坡上，见不到这样大块的石头，是谁从别处捡来石头，堆在这里的呢？用意何在？是做的某一个标记？是压着什么东西？是设立的祭坛？或者有着更深的内涵？从石丛里长出的茅草和聚积的尘埃，可以断定它们已经这样摆放了几年、几十年，甚至摆放它们的人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最上面的是一块平板石头，让人想起随便堆起来可供坐下休息的座位。生活中的一些事本来很简单，但常常被我们误解和曲解，把它们想象得极为复杂。想到这里，我一屁股坐在那个座位上，伸直了腿脚，立即有一阵习习的微风吹来。我放松身躯，尽情享受风的抚摸，感到了一阵阵的清爽。这时，我漫不经心地向前方眺望，在夕阳霞光的照耀下，西南方向起伏的山峦映出了一个景象。

怎么？那是一个女人仰卧的图像吗？

我惊愕地擦拭自己的眼睛，仔细地审视，啊，真的是一个美女卧在远端！

飘逸的秀发，圆润的前额，挺直的鼻子，柔美的脸庞，细长的颈，挺拔的乳，平坦的腹，顾长的腿，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

啊，绝顶美妙的卧女峰！

难道这就是补天后女娲歇息的肖像吗？

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拯救了人类，平息了灾难，她疲倦了，躺在那里睡熟了！

一时间，我为我的发现和遐想激动得热血沸腾！

我站起身，离开那个石座，角度变换了，美女的图像就产生了缺欠，离得再远一点儿，美女的景象全无。我立即明白了这个石堆的意义，是某个前人偶然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西南天际的卧女峰，特意堆起这些石头，在那里做了一个永久的标志。

我又坐在那个石座上，尽情地欣赏着，晚霞为“女娲”披上了华丽飘逸的衣裳，真是美轮美奂，令人称奇，一时让我忘记了时间。

回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如果在天完全黑下来赶夜路，会有迷路的危险。我站在石堆上，真有些舍不得离开了。我从内心感谢堆起石头的前人，他为我们锁定了一个如此美丽的画面！

我看了看周边的环境，记住了这堆石头，我还会再来，我要寻找一架照相机（那时的照相机绝对是高级奢侈品，只有公家才有），将卧女峰照下来，让世人见证这一美好的时刻。这里如果能修起一个亭子，这座山峰将会成为一个景点，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眺望卧女峰，回味“女娲补天”美丽的传说！

现在，我将这个发现当做一个绝密，暂时不告诉任何人。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在我再一次上山去观看卧女峰时，竟然一无所获，怅然而归。我在那个山坡上转了好久好久，再也没有找到那个石堆！

我欲哭无泪,产生了一种想从悬崖上跳下去的绝望。

我左思右想,定是上山捉蝎子的人在无意之中,将那堆石头转移了。

我狠力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后悔死了,当天,我应该在那个石堆旁边另做出一个记号!那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我为什么没做?我太大意了,我太笨拙了,我太不可饶恕了!我明明知道这个时候会有人上山捉蝎子,怎么想不到这堆石头会被他们掀掉呢!

上山捉蝎子的人是来这里建铁厂的师傅们,他们捉蝎子完全出于好奇与无聊。野生山蝎子这个季节在阳面山坡上的石头下面做窝、交配,一掀石头,雄雌一对重叠在一起,是个不可多见的景致,用筷子强行将它们分开,放入为它们预备好的“牢笼”,是个刺激的游戏。捉蝎人是不会放过那堆石头的,他们一定以为那是顶大的蝎子窝,会把所有的石头翻个底朝天,把它们撇向一边。而后边再到的捉蝎人,又会翻动这些石头,如此这般,这些石头被屡屡掀动,搬了几次家,远远地离开了原来的地方,甚至滚到了山下。

总之,那个石堆已不复存在!

连一点点痕迹都不曾留下!

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悲痛的事情啊!

没有了这个石堆,就再也看不到卧女峰!

我不死心,疯了一样,连着一周,我跟班长撒谎请假,一个人悄悄地爬上山,在那个坡上来回走动,石堆不在了,那个位置还在啊!那个角度还在啊!

我在那里反反复复地寻找,时时地远眺西南方向的群山,但是,进入视野的总是一些不成形体的起伏高低,令人索然无味。最后,我累垮的身躯瘫倒在山坡上。

那组惟妙惟肖的卧女峰也随着这个石堆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

多少天里,我十分懊丧,“庄子梦蝶”的故事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在想,是因为有了那个石堆才有了卧女峰,还是有了卧女峰,才有了那个石堆呢?

我掉在一个往复循环的怪圈里,不能脱身。

多少次上山寻找卧女峰,我记不清了。最后,究竟是哪一个山坡,我也模糊了,我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最后我想,我这样欺骗自己吧,最初那一天,包括我发现了石堆,包括我在石堆上发现了那个仰卧的美女,不过是我的一次幻觉,是一次海市蜃楼,或者就是一场梦,类似于“庄子梦蝶”的一场梦,只是在我醒来的时候,那个梦还清晰地留下了,铭刻在我的脑子里,才使我顽固地以为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人在无奈时,常常会自己欺骗自己。这是一种懦弱,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逃避。

命运中的许多事,可遇而不可求。

我一直在想,那么多天里,我肯定曾经站到了那个石堆的位置上,朝那个方向眺望过,为什么卧女峰没有在我的视野里映现呢?

我决意不再去寻找那座卧女峰,把它留在自己的记忆与想象之中。

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秘密,我不会对任何人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秘密,那将是他生命之中的一种缺欠。

我回到了工棚,回到了工地,回到了师傅们身边,白天,黑夜,我想忘却它,却不可能,那是我永久的遗憾和回味。

一 黄师傅领回个傻女子

黄皮兹师傅鼻子不大，却格外好使，从工地回工棚的路上，很远很远，他就能闻出食堂当天的饭菜。有时大家跟着他一起耸起鼻子闻，可什么也闻不到，他卖着关子，说，咳，费那么大劲儿干啥？你们看，那边天上不是写着吗？今日菜谱：醋溜土豆丝！五香萝卜条！一进食堂，果然是这两个菜。那阵子，社会上正兴“特异功能”，大伙都说，黄皮兹嗅觉超好，与警犬有一拼。黄皮兹吃了亏，以后就不再说这个话题了。但是，人们发觉黄皮兹往回走的速度一快，食堂就一定改善了伙食，有好饭菜。于是大家骂，黄皮兹，你吃独食啊！

今天食堂炖肉，工棚区弥漫着浓浓的肉香。师傅们敲打着饭盒、碗筷，快活地把饭菜打回来。那时候，最解馋、最解饱的菜就是炖肉，块儿越大越好，膘儿越肥越香。

师傅们进了屋，发现黄皮兹没在，议论开了。这个说，这家伙闹鼻炎了，没闻出来，要么，他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个说，可能他又缠磨连长去了，说他老婆病了。又有人撇嘴，想老婆不说想老婆说老婆病了！

董承玉皱着眉头说，吃、吃肉！凉、凉的吃了，膈肚！

大家知道，董承玉与黄皮兹是天生一对冤家，两人正较着劲儿呢，一提黄皮兹，董承玉就起腻。

于是，大家就闷头吃肉。

说是吃炖肉，分在每个人碗里也就是三两块。这还是老连长胡丛义亲

自抓食堂有了起色,原先哪儿看得见荤腥。我这个人过去不喜欢吃肉,到了这里,长久闻不到肉香,顿然觉得炖肉是天下第一美食。

在一片碗筷勺的撞击声中,我留意我的师傅薛复声,他最近闹牙疼,半边脸都肿了,看着碗里的好东西,捂着腮帮子发呆。这个高大壮实的男人,被一颗小小的牙齿治住了。再看别人,我心里立即涌出了一句话:吃相即性格!温和的张玉正班长,咬上一小口肉,若有所思地在嘴里慢慢地嚼,像要从中品出十八种滋味。而性急的董承玉师傅,碗中的肉光了,饭也净了,正端起暖壶往碗里倒水冲汤呢。黄皮兹不在,他若在,一定把肉藏在饭里,等大家都吃完了,他才将肉翻出来,吃得津津有味,仿佛他碗里的肉比别人多似的。再说我,这时有意识调整着牙齿的张合,放在一个不快不慢的速度上。

就在这样的光景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骚动的声响,接着就听见黄皮兹在急急地喊叫:面片!面片!

“面片”是我师傅薛复声的外号,奇怪,黄皮兹饭都没顾上吃,高声急呼薛师傅有什么事?我和屋里的人都出来想看个究竟,一拉溜儿工棚里的人也都循声而出。

我看到了黄皮兹,又看到了黄皮兹身边还有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头发蓬乱、衣服褴褛的年轻女人,她背着一个分不出颜色的被卷。一眼望上去,就是一个女乞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看到这么一个女人,让所有人一怔。

黄皮兹没看到薛师傅的影子,又喊道,面片呢,面片,出来看,我给你领回来一个漂亮媳妇!

再瞧这个年轻的女乞丐,一看围上了许多人,这些人都用质疑的目光瞅她,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惊恐,直往后退却,嘴里发出一阵听不清的声音。这一瞬间,谁都看出来了,这个女乞丐智残,是一个傻子。

在黄皮兹不断的呼叫中,我的师傅薛复声出来了,他惊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黄皮兹看到了薛师傅，喜形于色地说，哎，面片！我给你领来一个媳妇。你仔细看看，怎么样？这闺女不丑，洗干净了，换身衣裳算得上一个美人呢！

听黄皮兹这么说，没人去看那女乞丐，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薛师傅的脸上。薛师傅定定地站着，突然“啊”了一声，浑身哆嗦起来，接着，五官变了形，眼泪鼻涕流将下来。他歪着脖子，举起胳膊，指着黄皮兹，嘴里含混地吐出了四个字：我操你妈！然后嘴里发出一阵异样的声音，向远处跑去。

黄皮兹做梦也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像一个朽木桩立在那里。

董承玉师傅这时候抑不住了，他跳起脚，对着黄皮兹骂道，你、你算一个人吗？

这时候要是别人说黄皮兹，我想黄皮兹不会这样反应强烈，但是董承玉师傅当众说他，他就挂不住脸了，他立即也跳起身反击道，我愿、愿意！你、你管、管得着吗？

董承玉师傅本身有些口吃，黄皮兹这样学着他的声调回应他让他愤怒了，立即涨红了脸，“呼”的一声冲上去，要揪黄皮兹的脖领子。旁边的人一看董师傅真要豁命了，向前抱住了董师傅。董师傅在众人的拦阻下，挣扎着，反复地骂着，王八蛋！你、你是人吗？你、做人事吗？

黄皮兹看董师傅一时靠近不了自己，在众人面前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嗨，我碍着他什么了，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的，心想带回来，让面片瞅瞅，要是行的话，娶她做个媳妇，有什么不好？你看，我好心被当做驴肝肺，面片不知怎的，这个样。他呢？他跟着起什么哄！我为谁啊？真是的，好人难当，到现在我还饿着肚子呢！

董师傅看黄皮兹还当众表白，肺都气炸了，骂道，饿、饿死你、你、这个王八蛋！一边骂，一边又要朝前冲！

那个智残的女乞丐哪见过这样的场面，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躲在一边，嘴里喃喃地说，我、我、饿……

黄皮兹看有这么多人围着，董师傅气再大也伤害不着他，装怯作

勇，晃着膀子，大声喊道，你们几个松手，别拦着他，看他把我怎么样？把我掐死！把我打扁了！哼！借他几个胆子！

闻声围拢过来的人更多了，这时候，有人侧身让出了路，我一看，是我们老连长胡丛义匆匆赶来了。黄皮兹骤然间停止了吵嚷，现场也安静下来。

胡连长耷拉着脸很生气地说，改善伙食撑多了是吧？没出工、没出力，闲得难受是吧？

在场有人发出轻轻的笑声。

胡连长一脸铁青，喝道，笑啥？好笑吗？觉得好笑，到远处笑去！

笑的人马上捂住了嘴，不言声了。

老连长显然已经知道了一点儿事情的原委，冲着黄皮兹嚷开了，黄师傅，你多大年纪了？长不大是不？净干这没屁眼儿的事。

黄皮兹咽了一口唾沫，轻轻地辩解，我是好心……

老连长声音更严厉了，好心？屁！人家薛复声烦你给他找媳妇了吗？

黄皮兹的头又向下低了低，没……

老连长看了一眼那个躲在一旁的女乞丐，女乞丐缩着脖子，十分的胆怯。老连长吸了一口气，转过头来问黄师傅，你认识她？

黄皮兹摇着头说，我刚在山路上见到她，她说她两天没吃东西了，向我要吃的，我哪儿有吃的，我觉得她可怜，就说，你跟我走吧。她就跟在我后面。走着走着，我想，跟我走，我有什么法子，走到哪儿算一站？就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她不听，还黏着我。我给她五分钱，让她走，她不要，又给她一毛，她还不要，还是跟在我后面。我突然想到，我们薛师傅因为媳妇的事儿正闹心呢！就想介绍给他，哪知一说，他翻呖了……现在，我一寻思，这事儿，我鲁莽了。

黄皮兹这么一说，大家明白了。老连长怒气未消地说，你个黄皮兹，奔四十的人了，怎么老是差点儿斤两，啥事不经过大脑，想风就是雨！薛师傅这一阵子刚缓过来一点儿，你这么狠心又去碰他的伤疤！

这样的批评,别人说,黄皮兹不服,老连长这么说,他不吭声了。他看了一下董承玉,梗了梗脖子。董承玉恨不得老连长再狠狠地骂黄皮兹一通。

老连长对身边的张玉正班长说,这个薛复声,跑哪儿去了,快去找找他,安慰安慰他,消消火,黄皮兹虽然做得离谱,但也没有恶意,是不是?

大家一致响应,是。发出一阵释然的笑声。

胡连长走到那个女乞丐身边,问,这个闺女,你是哪里人?姓啥,叫啥?女乞丐惊慌地摇着头。

黄皮兹对她说,这是我们的大领导。

女乞丐更加害怕,身体颤抖地往后退却。

胡连长说,哪儿来的大领导?别吓着孩子,孩子,你出来干啥?

女乞丐喃喃地说,俺们,俺们去北京……

胡连长看出她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女孩儿,说,北京?北京还远着呢!转脸对黄皮兹说,黄师傅,你好事做到底,到食堂给她弄点儿吃的。天快黑了,找赵师傅,让她在锅炉房旁的小屋将就一宿,明天她离开这儿的时候,塞给她几个馒头,跟食堂说清楚了,记在我的账上。

黄皮兹答应了一声,看了我一眼。我猜他是想让我跟他一道,完成胡连长交给的任务。这一刻,他觉得他要做的事,是堂堂正正的公差了。

我装作没看懂他的意思,实际上我想跟他去,在我看到他领回来这个智残女乞丐时,就觉得她身上会有许多故事。这引起我的好奇心。但我更想跟着张班长和董承玉去找薛复声,他毕竟是我的师傅,他软软的性格,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婚姻的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再说,我特别提醒自己,在黄皮兹与董承玉两个师傅之间,我必须不偏不倚,寻求平衡。在过去的大学里,所谓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组织中的铁杆分子,哪个也没得好。现在想起来,最初信誓旦旦地跟在一个旗帜下冲锋陷阵,是多么愚蠢。我本来是到这里“锻炼”来的,“飞鸽”牌,得罪任何一方都不好。

黄皮兹并不孤单,有热心的师傅跟在他和女乞丐的后边,向锅炉房方

向走去,有人还对女乞丐说一些温馨的话。不用说,许多人对突然降临到工棚区的一个傻女子有着异样的好奇心与同情心。最先来到工地上的是清一色的男性师傅,说实话,他们在这里很难见到女人。女乞丐从面带笑容的男人群里感受到了安全,她心中的恐惧也渐渐消失。

这时的黄皮兹,好像完成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创举,挺着胸脯走在前面,骄傲地说,怪了,到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饿,是不是饿过头了?

我听后又突然想起一个成语:秀色可餐,虽不贴切,还是让我偷偷笑了。我决定回去给薛师傅热饭,他也没吃饭呢!

我用电热杯将薛师傅的饭热过两次,薛师傅也没回来,我打听后知道,薛师傅在连部,指导员和连长两个人一起在做他的思想工作,张班长、董师傅一直陪在那里。

黄皮兹轻手轻脚地回来了,一看屋里只有我在,不满地说,都说饿死跑道的,撑死当灶的,食堂大师傅一人一大碗肉,吃得那个香,看见我进去,一点儿也没不好意思。给我盛的时候,勺子哆哆嗦嗦的,像盛他身上的肉。妈的。

我在整理画稿,笑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磨磨唧唧地对我说,哎,今天的事,你看我的笑话了吧?我这个人缺一根弦儿,净办傻事,完了事又吃后悔药。

我停下笔,安慰他,说,我有时也这样,出发点好,效果不好。

黄皮兹说,有一次我老婆跟我干架,咬着后槽牙对我说,你爹你娘造你的时候,准是差了一道工序!哈,这个娘儿们说得狠!

从没有听任何一个人这样说自己,我想笑也不敢笑,嘴角动了动,回应说,猜得出您和您的爱人关系特好。

他不解地看着我,你怎么猜得出?这个浪娘儿们,漂亮,贪恋我,邪乎着呢!美中不足的是给我生了三个闺女,没有一个儿子。她也不服气,给我来了三封信,催我回去……

我笑笑,没说话,低着头,在描摹一片云。

他知趣地说,我不等他们了,睡了。

我点点头,我等会儿他们。

他说,我一下子得罪了俩,夜里他们不会趁我睡着了把我掐死吧?

我笑,别逗了,哪会有那么严重?

他说,反正我夜里也睡不实。好久,他烙大饼似的翻着身,喘着粗气,不得入睡。

在这里,我得空儿解释一下了,黄皮兹黄师傅的本名叫黄大强,但所有的人都叫他“黄皮子”,黄皮子,就是黄鼠狼。得这个外号,显然是因为他起的名字与他长相、性格不符,他既不大也不强。这样的称呼肯定对他不恭敬,但人们都这样叫,他也就接受了,不管多庄重的场合,这样叫他,他也答应,那个大强的名字放在一旁,久了,也就废弃了。我写成“皮兹”,觉得比“皮子”好听一些。

很晚,张班长他们三个人一起回来了,董师傅还故意将声音弄得老大,我轻声对薛师傅说,饭菜不凉,您吃点儿。薛师傅强笑着说,吃不下。他半边脸,还肿着。

看得出,门一响,黄皮兹就醒了,但他装出熟睡的样子,还打了一声呼噜。

张班长最后上了铺,关了灯。

睡在我旁边的薛师傅不断地扭转着身子,叹着气。我一时也难以入眠,我听说了他的婚姻悲剧,对他寄予深深的同情。

我后来知道,在连部里,始终不说一句话的薛师傅在两个领导不厌其烦地劝说、安慰下,忽然恸哭起来。一个一米八五的汉子这样一哭,让在场的所有人的眼圈儿都红了。齐连魁指导员擦擦眼窝,站起身,抱了抱薛师傅的臂膀,说,好兄弟,你不说话,但你心里想的,我们都知道,明镜似的。你呀,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太犟。什么事,我们都由着你,这件事你得听我们大家的,我和胡连长一定给你找一个好媳妇!

清晨,张班长拉亮电灯,我睁开眼睛,发现身边的薛师傅不在,一摸,